

啊，好冷。

从大厦的写字楼出来，林有兮就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寒意。

虽然鹏城是很南很南部的城市，但鹏城的冬天也不是靠着一件薄外套就能熬得下去的。

只不过冬天来得稍显急促了些，确实让人没有什么防备。

是不是快要下雪了啊。

林有兮搓着手，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边上，看了看手机，等待着出租车到来。

这时，一辆车停在了她的面前。

车窗摇下，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小哥冲林有兮微笑招手。

“林有兮，在等车吗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”

林有兮微微笑，“不用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”

“那你路上小心点，啊对了……我这有条围巾，天冷了，你要不要用一下。”

“不用。”林有兮摆摆手，“我只用我自己的东西。”

……

同事的车缓缓开走了。

林有兮等到了打的车到来，坐进车里，然后低头看手机，准备点一下今日的外卖。

附近的餐厅都已经吃腻了，实在是不知道吃什么好。

对了，今天好像是冬至。

爸之前说冬至都要吃饺子。

……

那就点饺子好了。

林有兮下了单，然后便靠在车座的沙发上。

此时车窗已经是雾蒙蒙的一片了。

林有兮下了车，拎着包回到家，在小区家门口的时候，林有兮四处遍寻周身，发现自己忘了带钥匙回来。

不过也没关系。

林有兮挪了下门口的盆栽，在下面找到了一个小钥匙。

用钥匙开了门，她感到一股刺骨的寒风嗖嗖地朝自己吹过，她赶紧去找到风的源头，将窗户关好。

阿———湫。

林有兮打了个喷嚏，鼻涕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

纸、纸巾……

家里纸巾好像也快没了，林有兮只能用湿巾擦鼻涕。

先在超市下个单吧。

林有兮把客厅的空调打开，然后把笔记本将笔记本插上电源，打开笔记本。

她去拿电热壶烧水，看到电热壶旁边一板吃完的药。

药好像吃完了。

那就先下单挂个号好了。

林有兮这边刚打开手机，门外就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

“你好，外卖！”

咚咚咚。

咚咚咚。

林有兮没有立刻打开门，而是等外面的敲门声平息。

林有兮这才慢慢打开门，把外卖拎了回去。

……

阿嚏。

林有兮一边吃着饺子，一边看着呆呆地盯着电脑屏幕，感觉嘴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。

是感冒的缘故吧……

林有兮忽然想起来自己好像要点什么东西。

是什么来着——

就在林有兮思忖的时候，这时水忽然烧开了。

林有兮遍寻茶几的小盒子，找到了自己屯的感冒药。

过期了一个月。

但是还好。

林有兮冲泡了感冒药，趁热吹着吹着喝完了药。

还是好难受。

她捧着感冒药，坐在沙发边上发着呆，不一会儿忽然回过神来，这时她没吃完的饺子已经结坨黏在一起了。

林有兮拿开水冲泡了一下，然后重新将饺子撕开着吃。

吃着吃着，林有兮忽然止不住地落下泪来。

啊……

林有兮擦了擦眼泪，然后继续吃饺子。

强迫着自己咽下去。

吃完饺子喝完药，林有兮点了快送的东西，预约了几天后的健宁医院挂号，再然后便打开了笔记本，找到《白梅时光》的文件夹。

林有兮打开其中一个 word 文档，另外打开浏览器，查询着策划文档的模板。

林有兮研究了半天，最后并没有敲出几行字来。

这和她平日里写代码的状态完全不一样。

自己接策划需求就很简单，但是让自己写策划文档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

虽然策划是狗没错，但是没策划好像还真是不行啊……

头好痛。

林有兮裹着被子吹着空调和衣睡了。

第二天。

林有兮迷迷糊糊从沙发上醒来。

脑子还是很痛。

她昨晚做了个噩梦，她梦到自己被人追杀。

不过，好像没有继续打喷嚏了。

林有兮吹了吹乱糟糟的头发，收拾了一下就出门去上班了。

林有兮刚到大楼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一辆救护车停在大厦门口。

林有兮等着排队买早餐，此时她身后的几个女白领叽叽喳喳议论纷纷。

“你看到救护车了吗？听说咱们这栋楼昨晚死了个人，是加班猝死的。”

“加班猝死？那怎么现在才抬走。”

“听说是今天早上才发现的，一家小公司。”

“呜哇，那第一个发现的人不会觉得很恐怖很狰狞吗，感觉会是一辈子的阴影啊……”

林有兮忽然抽身快步离去，转身的时候还狠狠撞到了后面的女人，林有兮没说道歉，头也不回地径自离开了。

女人被林有兮撞得有点不明所以。

“不是，这女的有病吧？”

“哎哎算了小姚，大早上的……”

想吐。

好想吐。

林有兮径自走向大楼，然后看到救护车的方向，几个医务人员抬着担架从大楼里走出来。

担架上的病人带着呼吸面罩，身体被白布遮住，大家看到这一幕都捏着鼻子远远避开，只有林有兮站在原地呆呆愣住。

她看着担架上的男人，微微张着口，但最终止于语言。

心口突然莫名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感，整个身子都变得沉甸甸的。

难受。

真难受。

林有兮注目着救护车从自己的身边极速驶过，看着它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。

她努力让自己向前迈了几步，走路都开始左摇右晃，差点跌倒在地。

没药吃快死了。

林有兮的眼泪又止不住地落了下来。

她转身折返，随手叫了一辆出租车，给主管申请了请假。

这一天她什么都没吃，在家里睡了一天。

.....

鹏城今年的冬天非常漫长。

到了来年2月的时候，依然还是很冷很冷。

林有兮参与的项目到了准备发行的日子，林有兮现在开始每天都在加班。

《白梅时光》已经很久没开始继续做了。

每天回去都是倒头睡。

药也想办法弄到了很多存着。

不行就多吃点。

除了药之外还有别的解压法子。

林有兮加完班来到了楼下的便利店，拎了一打啤酒，然后把啤酒拆开，一罐一罐咕咚咕咚。

此时便利店正在不停循环甜蜜动人的歌曲。

林有兮打开手机后才发觉，原来今天是情人节呀。

林有兮静静地喝着啤酒，目光迷离地注视着橱窗外无垠而深邃的夜幕。

一对甜蜜的情侣进到便利店买东西，男生只因为多看了林有兮一眼，而被一旁的恋人狠狠掐了胳膊。

林有兮喝光了啤酒，但是脸上没有丝毫醉意，依然是苍白的面容。

早点挣够钱，然后找个地方安度晚年好了。

等这个项目成了，就回去做《白梅时光》吧。

自己开始学着做策划。

林有兮裹紧了自己的大衣，独自一人消失在了漆黑一片的夜色之中。

.....

鹏城没有春天。

紧接着冬天到来的便是夏天。

暴雨如注的夏天。

本该是炎热的时节。

却是一场互联网的寒冬。

倾盆大雨灌满了这座城市。

偌大的写字楼大厅已经不剩下几个人。

仅剩的几个同事都在相拥着安慰，有的同事独自坐在窗边看雨景，目光呆滞。

林有兮静静地收拾着自己的工位上的东西，耳畔不停传来主管和制作人咆哮和威胁的话语。

林有兮将工位上的东西整理好，将自己的工牌交给马上也要被裁掉的，哭泣着的人力小姐姐，然后独自一人站在大厦的门口，在雨中静静等待着排队 100 人的出租车。

头好疼。

疼得想死。

最近去医院看看吧。

看看能不能再加大剂量……

——

无休无止的漫长夏日。

从医院检查回来后，林有兮独自在家待了两个月。

茶几上的杂物乱成一团，无数关于林有兮的个人简历堆叠在一起，除此之外，全都是空药瓶和散落的药盒。

林有兮进入癫狂的躁期无法入眠。

她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。

这几天她每天都在构思着《白梅时光》的剧情，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想要付诸实践。

她记得和缘缘发生的一切，记得清清楚楚。

但是一到她落笔的时候，她的脑海里就被那个闭着眼睛的缘缘所折磨。

以及先前无数个被迫杀的噩梦场景，不停地浮现在了她的脑海，让她没有办法继续下去。

……

林有兮四处寻觅着自己的药，发现所有药瓶里的药全都空了。

该去买药了。

呵、呵呵……

林有兮止不住自己脸上的笑意。

她伸手扯着脸，想要平息自己的笑容。

但是脸上的笑意却抑制不住。

为什么不开心也可以笑出来呢？

我无法理解。

她挣扎着走向洗手间洗了把脸，镜子里的自己披头散发，脸色苍白，直视镜中的自己时，脸上的笑容却又开始不停浮现出来。

她抓着自己可怖不堪的脸颊，原本苍白的脸都被她挠红了，留下了几道森然可见的抓痕。

我恨我自己。

恨自己为什么还活着。

活着总是要有理由的。

大多数人好好活着，是为了爱自己的人。

但是爱我的人都死了。

那，我活着的理由是为了……

对，对了。

是为了不要让大家忘记她。

如果我死了。

可能就再也没有人记得她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林有兮的疲惫而躁狂的心终于变得可以平静了一些。

镜子前的林有兮，露出了平和而冷淡的面容。

回去看看她吧。  
还要看看爸爸妈妈。

.....

林有兮收拾了一些衣物和日常用品，将其它用不上的东西全都留在了公寓，然后和房东太太说了退租的事情，在健宁医院开了足够 3 个月的药量。

然后，林有兮只身坐上了前往了白梅县的列车。

那个她曾经的故乡。

她爱的人。

还有爱她的人。

全部逝去的地方。

林有兮在白梅县已经没有了了自己的安身之处，她随便打听找了个出租屋住了进去，把行李放下，吃了药，在家里躺了几天。

然后终于下定决心出门的林有兮背上了行囊，走过她就读过的白梅一中，走过她就读过的实验中学，路过她就读的实验小学。

以前的粮食幼儿园现在已经彻底荒废，但却没有人修缮动工，将这里进行改造。

林有兮在生锈的跷跷板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起身离开。

她叫了一趟车去天堂公墓。

沿路上可以看到沿街的道路上烟尘缭绕。

“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”

“今天中元节啊，七月十五，各家各户都在烧包袱，给阴间的亲人们送钱用。”

司机大哥笑着说道，“你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才去天堂公墓扫墓吗，哈哈。”

“嗯，也是。”林有兮微微笑了笑。

很巧呀。

真的很巧。

林有兮只身来到天堂公墓，在公墓门口的商店买了黄纸、线香、纸花、打火机和水果。

然后，林有兮走着走着，找到了妈妈和爸爸合葬的墓前。

因为长期没有人来打理，林家的坟墓上面已经堆满荒草，林有兮徒手将墓碑上的杂草清理了一部分，然后给墓碑上重新叠了黄纸，插上线香，放好水果，然后伸手轻轻抚摸墓碑上的照片。

“爸，妈。”

“我来看你们了。”

“我很想你们。”

林有兮轻轻抚摸着妈妈的照片。

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了笑容，眼神也变得迷蒙起来：

“可以……下去陪你们吗？”

林有兮说话的当间，忽然间扬起一阵强风，吹乱了林有兮的头发。

“.....”

林有兮闭着眼睛感受着风传达的讯息，自言自语又像是带着点撒娇的感觉说道：

“可是，一个人真的好累呀.....”

“累到想死了。”

林有兮挽起自己的鬓发，拿出打火机点燃了线香，然后跪下来磕了磕头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林有兮轻声说。

她擦了擦被杂草割破皮流了血的手指，然后站起身来。

她离开了父母的墓碑，走到路口的时候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

紧接着，她继续向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走到了公墓的尽头。

她的墓在这里。

林有兮沿着道路前行，只见她要前往的墓碑边上，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在一旁进行祭拜，母亲的头发似乎有些花白了。

林有兮不想打扰老夫妇的祭拜，站在路边等了一会儿，感觉他们要弄很久的样子，于是就也走上前去，在中年夫妇旁边的墓前停下了脚步。

中年夫妇看着林有兮在一旁蹲下身子，也同林有兮颌首示意，给她挪了挪位置。

缘缘的墓碑上是她们一家三口，林有兮到来的时候发现这座墓似乎新近有人打理过，还摆着新鲜的水果，忽然感觉有些诧异。

是缘缘的姥姥来过吗？

还是说……

察觉到林有兮有些诧异的目光，一旁的中年妇人忍不住询问林有兮道：

“姑娘，你是这家的……熟人吗？”

林有兮点点头，“我是……缘缘的好朋友。”

“那你和她感情一定很好很好。”

中年妇女微笑道，“那都已经是快 20 年前的事情了吧。”

“嗯。”林有兮点了点头，她

“阿姨，您知道最近还有谁来祭拜过缘缘她们一家人吗？”

中年妇人闻言愣了一下，而后笑笑道：

“这是我们刚放的。因为和他们家其实也算是老熟人，我儿子又和他们做邻居，所以想着也帮他们家祭拜一下。”

阿方……是这对夫妇家的儿子吧。

这时夫妇中的父亲也笑道：“说起来，咱儿子和缘缘还是幼儿园同学，以前就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，现在又成了邻居，冥冥之中也是一种缘分吧……”

林有兮对夫妇的话感到好奇，但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，只是轻声向夫妇到了声谢，然后开始铺上之前，插上线香，带上供奉的水果。

“你说这人啊，拼一辈子是为了什么……”

“什么荣华富贵，那都是身外之物。”

“彼此都好好在，那其实就足够了。”

“但要是死了，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真的……什么都没了……”

中年妇人说着说着忽然开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，一旁的丈夫跪着轻轻安抚着妻子的脊背。

“好了，晓霞，不要再说这些了，我们还得过日子。”

“没盼头的日子，要怎么过下去。”

“总要过下去的。”丈夫轻声说道，“就这样跟他下去，他反而还会自责愧疚，你说是吗？”在丈夫的安抚下，妻子逐渐平复了情绪。

而一旁的林有兮也只是静静跪在挚友的面前，思索着许多事情。

中年夫妇结束了对爱子的祭拜，而后便准备向林有兮道别。

不过在离开前，他们要了下林有兮的联络方式。

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我家做做，在我家吃饭。”

林有兮对于中年妇人的邀约感到有些诧异，“为什么……要邀请我呢？”

“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……你应该会喜欢吃。”

中年妇人笑了笑，随后便起身和丈夫同林有兮道别。

林有兮看着那对夫妻在自己的视线中消失，然后才将注意力放在墓碑前那个笑容天真烂漫的姑娘身上。

“缘缘，我来看你啦。”

林有兮从自己的包里找到一根草莓棒棒糖，放在夏缘的墓前。

“你是不是已经转世投胎了，还能听到我说的话吗？”

“不管你听不听得见，还是想让你听听我的烦恼吧。”

“我最近总是会做噩梦。”

“梦到我被追杀。”

“我不停地逃跑。”

“她不停地追我。”

“后面有一次，我终于跑不动了。”

“我就没有继续跑，我说好吧……你来杀了我吧。”

“结果当我回头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追杀我的人，长着跟我一样的脸。”

“想杀我的人，就是我自己。”

“我可能，比我想象中还要讨厌我自己。”

“但是我又死不了。”

“因为我舍不得忘记你。”

“我真的舍不得。”

“我都没有好好感受你的好。”

“我都没有好好回报过你。”

“你就那样离开我了。”

“你真的是个，温柔又残忍的人。”

林有兮倚靠在夏缘的墓碑栏杆边上，闭着眼，细细聆听着风的声音。

“我该继续活下去吗，缘缘。”

“我一个人，什么都做不成。”

“真的，什么都做不成。”

“你能安慰一下我吗。”

“就像是过去那样，好好安慰一下我。”

“鼓励一下我，就好。”

“我就不会自己伤害自己了。”

“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。”

林有兮闭着眼睛，微笑着流着泪。

留给她的只有呼呼的风，和空气中弥漫着着的，燃烧着的味道。

而与此同时，林有兮疲惫而脆弱的心，也慢慢跳动得愈发缓慢起来……

而在她酣眠之时，一蓝一红两道千纸鹤，忽然拍打着翅膀出现，萦绕着她翩翩起舞起来……

—————  
—————

好累。

做了好长好长一个梦。

林有兮从梦中醒来，沉重的疲惫感让她难以睁开眼睛。

“今天睡得好沉啊，有兮。”耳畔，是熟悉的爱人的呼唤。

“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”

梅方这边正解着衣扣，忽然被林有兮拉拽着回到床上。

“啊，怎么了有兮？”

林有兮不听梅方询问，紧紧抱住梅方，然后亲热起来。

与此同时，夏缘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从另一侧的床上起身，揉了揉她蓬松的头发，打着哈欠说道“早呀，阿方，有兮……”

“啊，你们一大早的，怎么就又开始——”

接着，夏缘被林有兮伸出来的胳膊一把揽住，林有兮就这样左拥右抱着，将梅方和夏缘紧紧搂在自己的怀中。

“今天晚点再起床吧。”

“我做了个好可怕的噩梦，要多抱抱你们才能缓解。”

“哈哈，有兮你这么大的人了，居然还会被噩梦吓——”

夏缘这边正调侃着林有兮，忽然看到她的脸颊落下两行清泪，立刻止住了自己开玩笑的口吻，接着便紧紧搂住了林有兮，轻轻拍着她的脑袋。

这时梅方也注意到了林有兮的异常，他没说什么，只是静静帮林有兮拭去眼泪。

而与此同时，已经自己穿好衣服的梅晓缘和梅知兮从卧室外敲门进来了。

“爸爸，兮妈妈缘妈妈！我们上课要迟到了！快点起来送我们去上学啊！不要再赖床了！”

“兮妈妈好卑鄙，我也想这样睡在中间。”梅知兮撅着嘴发出吃醋的声音。

俩孩子在靠近后才看见兮妈妈哭泣的脸庞，顿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只是翻上床凑上前，学着爸爸的样子摸摸林有兮的脸。

这时梅方也温声说道：

“那……那就这样吧，今天大家都不要去上课了，都陪兮妈妈睡觉觉，安抚一下兮妈妈吧。”

“好呀好呀。”

于是，梅晓缘和梅知兮脱了外套，也一起钻进了爸爸妈妈的被窝里。

就这样，林有兮被自己爱着的人和自己深爱着的人紧紧拥抱着，度过了慵懒而又幸福的一天。

特别篇·完

献给全订读者的小礼物

感谢大家一路陪伴